

和大雪“躲猫猫”

■ 王晓伟

我这身体就跟天气预报似的,又开始准时咳嗽了。这不,除了上班,几乎门都不敢出,生怕寒气袭体,加重病症。没办法,只得又开启“躲猫猫”模式了。

“躲猫猫”是我安慰儿子说的话。别看他只有几岁,可机灵得很,总是不停地问这问那,特别是关于大雪节气的。大雪要下大雪吗?没有下雪咋这么冷?为什么没有下大雪?是不是风把大雪吹跑了?面对儿子的一连串追问,我总是绞尽脑汁地回答:大雪节气不一定下大雪,是节气使然,天寒地冻;不下雪和气候条件有关;至于是不是风把雪吹走了,这要看具体的天气,等等。

面对我的回答,儿子一副似懂非懂的样子。不过,相较于我的答案,他貌似更为向往窗外的景色。有时,路过一只小猫,他都会趴在窗前看许久,甚至停下他的问题,安静下来。面对儿子的安静,我亦会陷入沉思:人在进化的过程中,有时还不如那些小动物。就身体这一项,无论是灵活度还是御寒能力,似乎都差

了那么一点点。

直到那小猫一个扭身,钻入菜园的篱笆墙,不见了踪影,儿子便又回过头来,有了新的问题。我干脆往前走,坐到窗前,抚摸着他的小脑袋,一边回答,一边指着篱笆墙下枯萎的辣椒秧——那是我今年夏天种过的菜园,那时绿油油的一片,到处彰显着生机,还有儿子在里面玩耍的身影。没想到他还记得,故而说出一句“冬天不好,讨厌大雪”的话来。

这也难怪,大雪过后,寒冬的序幕正式拉开。像我这种天生有支气管病史的人,自然要注意防范。尤其是儿子,他还太小,免疫力不强,只得陪着我一起宅在家中。正因如此,每当望向窗外,他若有问题,我便一一回答。别说他羡慕外面,谁又不向往自由呢?但事情也不全是这样,就像那片枯黄带给我的思绪——说话间,我咳嗽一声,将儿子拽入了怀中。

大雪寒冬,万物冬藏。绿植变得枯黄,将营养收敛于根部,悄悄积攒能量。儿子听后虽然疑惑,但还是挣脱开我,站

起来望向外面。也许是刚才那只猫还牵动着他的思绪,他的眼睛总看向那篱笆墙处。我笑一声,又把他拉过来,让他想想小蚂蚁、小蜜蜂、小蝴蝶之类的,这些夏日里的精灵,菜园里可没少见到。他这才瞪大了眼睛,专心致志起来。

要问那些小精灵哪里去了?答案自然在“躲猫猫”。它们一个个都躲着冬天,躲着大雪,待到春暖花开,就会再探出头来。听到这里,儿子的眼里顿时闪起了亮光。他说,冬天寒冷,大雪节气,那些小花、小草都躲到了地下,小蚂蚁和小蜜蜂都躲到了自己的家中,它们这会儿或许和我们一样,正看着外面呢!

听了儿子对“躲猫猫”的这番理解,我欣慰地笑了。当那只小猫再次从篱笆墙下探出身来,儿子竟像好友般提醒它:“快躲起来,等到春暖花开再出来!”

那一刻,我忽然彻悟:大雪节气所昭示的,并非仅仅是严寒与肃杀。它更像



冬日遐思

■ 子巍

把岁月串成糖葫芦一样的日子
冬天像一片害羞的雪花姗姗而至
悠扬的钟声震荡在纯净的眼眸里

听,生活与大地倾心交谈
远方的风景洋溢着芬芳
季节长廊,城市的思念如歌
于平凡中跋涉,在前行中畅想

看,太阳摇曳万家灯火
几番耕耘就有几多收获
就这样穿过旷野的风
放声歌颂大地每一寸光明

新的一天又要求临
让我们播下青春的种子
跟上时代发展的步伐
共同奏响生命大合唱的最强音

冬,若无雪,便失了魂。

儿时总信,雪是冬的印章。瓦檐下冰棱如银刀,麻雀缩成一团绒球,连风都裹着细碎的凉,像是雪在远处磨着刀刃。那时节,若晨起推窗不见白,便觉这冬是赝品——光秃秃的枝杈戳着灰天,像未写完的诗稿,缺了最关键的那笔。

雪落时,世界便换了韵脚。初雪最妙,如絮如羽,轻轻覆住枯草尖、麦苗青、老墙斑驳的痕。脚踩上去,先有“咯吱”的轻响,继而松软的雪沫钻进鞋口,凉得人缩脖子,却又忍不住笑。雪是冬的信使,它一来,连麻雀都改了性子,不再叽喳,只缩在枝桠间啄雪粒,像在翻捡遗落的星星。

雪后初晴更妙。日头爬上东山,雪地便泛起淡淡的光,连影子都浸在这光里,显得格外清瘦。孩子们堆雪人,大人扫门前雪,连猫儿都爱往雪堆里钻,出来时沾了满身雪屑,像朵会走的花。这时节,连呼吸都带着甜,是雪在鼻尖化开时,那点凉丝丝的甜,像冬藏的蜜,又像未说完的誓言。

可雪也有脾气。有时它来得猛,一夜便埋了门槛,得用竹帚扫出条小径;有时它来得吝啬,只薄薄一层,刚够盖住枯叶,转眼又化了。但无论如何,有雪的冬,总多了几分庄重——它让枯寂的冬有了仪式感,让寒冷有了形状,让等待有了依托。

后来才懂,雪原是冬的隐喻。它用最朴素的方,教会我们“留白”的哲学——天地间最浓的笔墨,往往需要最素的底色来衬。雪落时,万物归静,连风都放轻了脚步,怕惊了这方寸间的清寂。这时节,人便容易想起往事:童年的雪仗、母亲晒的棉鞋、父亲扫雪的背影……雪是时间的信笺,它落在哪里,便把记忆封存在哪里。

若冬无雪,便只剩干冷的空。枝桠空荡荡地指着天,风卷着尘沙打旋,连阳光都失了温度,像块未淬火的铁。这样的冬,少了雪的润泽,便少了冬该有的厚重——它不再是四季的句点,而成了未完成的残篇。所以,雪是冬的魂。它让冬有了重量,有了温度,有了可触摸的诗意。它教会我们,最深的寂静里藏着最浓的生机,最素的底色上能长出最艳的春。若冬无雪,便如诗无韵、画无骨,虽称其名,却失其神。

冬若有雪,便是完整的冬——它用一场雪,把寒冷酿成温柔,把等待写成希望,把岁月叠成诗行。这,才是冬的本相,才是雪的哲思。

如果没有雪就不算冬天

■ 徐晟

寒风里 冬至暖

■ 马晓炜

“老爸,过了大雪节气,可就是冬至啦!到时候咱们还去那家店打卡吃水饺呗?”晚上接女儿放学,她一跨上我心爱的“小电驴”,就迫不及待和我预约冬至的夜宵。孩子都是这样,遇到喜欢的味道,总会念念不忘。

女儿去年升入高中,学校离家不到两公里,我天天骑电动车接送。低碳环保不说,更难得的是路上这短短十几分钟的亲子时光。每天往返,要经过一个不算热闹、却也从冷清的街角。夜幕降临时,常有摊贩推着小车沿街铺开,烧烤的焦香、炒饭的油香、水饺的鲜香随风飘散,整条街好像浸在暖融融的烟火气里。虽然日日路过,可我从未停下脚步。

没想到,最终我会以这样的方式走进这片烟火。

那晚寒风瑟瑟,我和众多家长挤在校门口,翘首朝里张望。见女儿有说有笑地走出校门,就如她心情不错。果然,她一坐上后座,就如出笼的小鸟,叽叽喳喳说起校园的见闻,尤其讲到临下课时,班主任突然祝大家“节日快乐”,同学们先是一脸懵,随后想起今天是冬至。

我也恍然回神。民间素有“冬至大如年”的说法,北方有吃饺子、吃馄饨的习

俗,南方有吃汤圆、吃米团的习惯。虽然南北风俗各异,但是冬至吃水饺的习俗较为普遍,农谚有“十月一,冬至到,家家户户吃水饺。冬至不端饺子碗,冻掉耳朵没人管。”年终事多,我竟然把这么个重要的日子忘到脑后。眼下包饺子是来不及了,但是过节仪式感不能少,我转头对女儿说:“走,爸请你吃饺子去。”她爽快应允了。

转眼到了夜市。我在一个水饺摊前停下,老板热情招呼。也许因为天冷,摊前并无多少生意,几盏灯照着清寂的街道,风儿吹过,显得有些萧索。

老板动作麻利,不多时,两碗热气腾腾的饺子端上了桌。饺子小巧饱满,在汤里浮沉,香气扑鼻。我夹起一个送入口中,皮薄馅足,鲜香满口,那味道异常熟悉。是的,是家乡的味道。我不由大快朵颐,女儿也连声赞曰:“这饺子和回老家吃的一个味儿!”

老板听见夸赞,从氤氲的热气后绕到我们桌前,搓了搓手笑道:“饺子是俺现包的,馅给得实在,皮也筋道。做买卖嘛,讲的是良心,何况今个儿是冬至。”他一开口,满是熟悉的乡音。我忍不住问:“老板老家是哪的?”他报出的地名,真的离我老家不远。

读《苏东坡传》,看他屡遭贬谪却依然“一蓑烟雨任平生”,那份豁达与通透如炭火般,在心底燃起对抗困境的暖意;读汪曾祺的《人间草木》,邻里间的寒暄、市集上的吆喝、灶台上的烟火,文字里的温情让人想起远方的亲友,孤寂的冬夜便多了份慰藉。若是孩子依偎在身边,指着绘本上的图画听你讲故事,稚嫩的呼吸拂过书页,共读的时光便如冬日暖阳,既温暖了孩子的童年,也柔化了成人的心境。

若恰逢雪天读书,便是暖到了极致。煮一杯热茶,备三五茶点,选几本喜爱的诗词置于手边,耳边伴着若有若无的轻音乐。端坐窗前,读几页文字,抬眼赏几眼雪景,内心便生出无限温柔。雪花在北风中轻舞,落在山川树木,落在大街小巷,天地一片苍茫,仿佛盖上了一床巨大的白色绒毯,万籁俱寂。此时左手捧热茶,暖意顺着指尖蔓延全身;右手握书卷,诗句在心头流转:“忽如一夜春风来,千树万树梨花开”的壮阔,“梅须逊雪三分白,雪却输梅一段香”的清雅,“晚来天欲雪,能饮一杯无”的闲适……不由得想起李清照与赵明诚“赌书泼茶”的雅事,寒冬里夫妻二人共读斗诗,茶香伴着书香,输赢皆是情趣,那份藏在文字里的生活暖意,穿越千年依然动人。

乡村的冬日读书,又有另一番质朴的暖。坐在农家小院的竹椅上,冬日的太阳斜斜地洒下来,晒得人浑身松软。读一本乡土文学,耳边是远处的鸡鸣犬吠,近处的柴门轻响,书香与泥土的芬芳、柴火的烟味相融。偶尔有邻里路过,笑着递来一把炒花生,剥开带着余温的花生壳,咸香的滋味在口中散开,再低头读几行文字,乡村的静谧与烟火气,让读书的暖意多了份接地气的踏实。此时便懂了宋濂在《送东阳马生序》中“天大寒,砚冰坚,手指不可屈伸,弗之怠”的执着——古人在寒冬中尚且为求知不惧严寒,如今我们坐拥暖衣热茶、明窗净几,更能体会到文字带来的精神暖意,那是跨越时空的共鸣,是心灵的滋养与丰盛。

冬日易生倦怠与迷茫,读书便是最好的“精神炭火”。冬日的沉静,适合慢慢沉淀,在书页间反思生活,积累学识,如同冬日里积蓄力量的草木,看似沉寂,实则在默默生长。

“寒夜读书忘却眠,锦衾香烬炉无烟。”袁枚在寒夜沉醉书海,忘了寒意,忘了时间,只因书中的文字足以抵御凛冽寒风。冬天,日短夜长,不妨捧一卷好书,在墨香氤氲中,把隆冬过成惬意的芬芳。

隆冬,窗外一片雪白,天地尽是萧瑟。觅食的鸟儿从窗前飞快掠过,路人裹紧棉衣,个个行色匆匆。此刻,天静,地静,连周遭的空气都仿佛凝住了冷意,唯有一室书香,酿出暖意。

冬日读书,最是惬意暖心。清晨推窗,伴着晨风中的薄寒翻书,“沙沙”的声响轻缓柔和,与窗外呼啸的寒风对峙而立,那些无言的文字,为人筑起一道无形的暖墙,尤其读散文大家的烟火文字,似听见了农家炉火的哔啵声,暖融融的意象从字里行间漫出。彼时,恰逢母亲在厨房烤了红薯,焦甜的香气顺着门缝钻进来,与墨香缠绕在一起,咬一口软糯的红薯,甜意从舌尖漫到心头,再低头读几行文字,味觉与嗅觉的暖意交织,便是冬日里最踏实的幸福。

冬夜床头捧卷细读,是一件暖事。若家中有老式煤炉,火苗在炉膛里轻轻跳动,橘红色的光映着墙面,炉壁温热得刚好能暖手。手捧书卷坐于炉边,偶尔抬眼望一眼跳动的火苗,指尖翻过纸页时,能感受到书页吸收了掌心温度后的温润。窗外,夜色如墨,寒风呼啸着拍打窗棂,室内却因一盏暖灯、一本好书、一炉炭火而暖意融融。温暖的灯光洒在书页上,一个个文字仿佛有了生命,鲜活地跃入眼帘:

书香生暖

■ 郭海燕

